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范鳴謙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六

明　楊士竒等　撰

用人

宋孝宗時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杜黄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黄裳知帝鋭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已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

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士傳飱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為治哉帝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中興自黄裳啟之

臣觀憲宗即位懲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强藩悍將頡

頑莫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絪輩號巽懦姑息不足任此故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夫羣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黄裳不自以為嫌乃為帝言為治之要在擇人任之恐其獘精神於簿書獄訟之間畀視聽察察于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翻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黄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為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併州縣停入仕易藩鎮者三十六又繼以裴

坦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奬勵諫官悉使言事百度修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絳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内修天威四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志論者以謂憲宗剛明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絪而任之則安得為明闇黄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為斷要在明於可明斷于可斷得其人為先則尚何所勞哉故人君勞於求賢逸

於得人非畏其勞也畏其非所當勞而枉用焉唯求
賢足以當之若勞於細務則羣臣反將安坐拱手視
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臣謂憲宗中興由黄裳啟
之其不誣也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
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唯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
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
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盖亦有出而

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

為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唯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于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摇敢于盡而不敗於揺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

張昭薦李濤爲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彦澤之必爲晉患知周髙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于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薳子馮爲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爲司徒而曰我爲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爲宦者引爲相而鄘恥之竟不

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咈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啟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

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悱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可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舜之於臯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

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令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曰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盖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

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

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

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强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强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玄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與

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撤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郭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與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强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

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恵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
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
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
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
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
謝安郭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葢應變之難如此今强鄰
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海陵之斃其君臣日夜
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

事則訩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

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咨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咨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裘而不絺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萬里千慮策論冗官上曰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

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而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厭其望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卻其下其初唯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

其來而無以受惟恐天下之不說也而不慮其悦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户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名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悦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幸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

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悦不悦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由而冗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

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横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十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内而省監司之寮屬於外也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

盍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宫之以名聞得官者儉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儉於二百焉則是大

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試何為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

初銓為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末甚易不過十年官曹

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哉

論冗官下曰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葢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

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顧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

者不冒於禄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禄之為禄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令則不然人有餘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禄夫有是人有是官有是位而禄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令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為空虛之名以為之位而賦之禄不曰禄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皋

蘷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臯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治寇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盖有貧而禄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禄仕者也然士則禄仕也而非抱

闗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于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禄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禄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𨢿茗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職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

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于此老氏之宫嶽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惰者客者髙之爲置使爲提領畀之爲主管爲監當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廪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祀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于耕者患於

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于上以種馬自以爲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已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爲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爲踐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毋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于人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爲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

朝廷痛革其獘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析鹺茗以隷於刑皋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稅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

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説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怨且得而怨也耶

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踈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盖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撤

藩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隅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

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仕子以待羣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

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庾辭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與僻怪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筞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

幾於施鮪鱓之笱以羅横江之鯨桂黄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逺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己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

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呫呫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户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

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詖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廢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技乎令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撮蚤而捫蝨搏鼠而擒

免也可乎士之能庾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
烏在庾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
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
之刀尺笱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間於文
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
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放宏辭之體以其半
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放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
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員而不

羈之士不至於横棄其與以聲病之丈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臣不信也

論人才中曰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至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

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淺之旨而容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淺而得其容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

從其所不命耶盖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真也故夫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姦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並進而嘗之忠與姦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于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摇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于

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名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豈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顧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撾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屏之遠方也後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又冥搜其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朴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羣憎而朋嫉之

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懼忻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憎長養以防其消猶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于言而敢于為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翫而不恠

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至焉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和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謡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嚚然於秦故其祚短凛然如東漢故其國難拔廢然於魏晉故其國速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

其成整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收其用何謂導導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逆探其好而爭為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它使天下趨而不它則雖損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凛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

之末號稱多士其将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末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凛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凛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帖帖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為之死哉臣不勝大懼

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之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之才則是天之厚

於古而薄於今耶稽非后稷而無歳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壊之才生於天而壊于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于成而莫易于壊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

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萬人之怵獨立自信如比干如伯夷誰不違於禍以嚮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策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獲身之賊也其誰不解體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

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邀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濯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散者亦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

其壊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壊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厯再成於元祐初壊於紹聖大壊于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壊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進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暫閼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凛有慶厯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訐

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鍊不復為鏞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于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尭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才于于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

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矣亦嘗憂之乎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為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為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僚退則與僚同進則不與僚同而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為同則其諂

不容進而不與君子為異則其謟不力是故初賁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為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乞賞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古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決然從乎姚

崇之託足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為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幸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為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舍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乎其下天下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黄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為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嘆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盖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

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巖廊而聞民之歌笑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蘓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

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其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于縣令之與在朝其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其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其守民訴其令則下其帖以與其令是為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嵗免和糴而江

西之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而不末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

之於監司蓋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責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州縣肅庶幾民怨之少洩不至于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壊也

萬里乞留張栻黜韓玉上書曰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傳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為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矣

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為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為大憂以國勢之不强為大恥比年以來遴選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致之朝廷之上山林之士幾無遺矣慶歷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切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於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材有經濟之學蓋其父浚

教養成就之者三十年以為陛下一日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試之亦屢更煩使矣寘之都司處之講筵陛下亦駸駸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拭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拭自立朝以來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為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為拭之賢而以為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為明能言非難而聽言為聖且如前日樞臣張説之

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栻言之人皆以為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即為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為堯舜之捨己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半出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為朝廷之逐張栻是為張說報仇也臣以為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既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之人難以户曉此意未必出于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陛下一言也至於小

人如韓玉者士論籍籍謂其人狼子野心工於誕謾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以備使令于前而玉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間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陳平背楚歸漢終為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為梁之福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有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

臺諫者古之法官盖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府大將聞其有言則犇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今臺臣之言至於七八矣而王頑然坐曹不以為意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焉其誰肯為陛下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逐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陛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不可

聽也救君子則小人必以為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為許臣聞昔者孔戣之去韓愈上書留之唐帝不以為黨張湯之奸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為責臣雖無汲黯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玉之奸臣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唐帝不敢不留張栻之去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為也陛下之聖必不為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爾臣願陛下沛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

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萬里又上留劉光祖奏曰臣昨被命覆考殿試進士鎖宿半月不知近事至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唱名蒙恩賜告少休私室忽聞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又聞光祖即欲出國門上章丐祠奉聖旨不允有以見光祖不負陛下之知又見陛下眷留光祖之勤也臣頃守筠州恭遇陛下龍飛九五之初日夜翹首跂足仰觀陛下維新之政責己愛民尊賢納諫勤學問遠聲色斥近

佞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惟一二執法言責之臣孤陛下之寵使往往假彈擊之權以濟修怨之私意文奸邪之説以排異己之正士識者歎息四方何觀臣是時蒙陛下收名臣子大義豈宜俟駕而行世路孔艱又欲自崖而返辭不獲命進退徊徨積憂熏心鬚髮盡白既蒙賜對再賔周行黽俛就列愧無補報邇者陛下赫然震怒斥退一二之臺諫親擢光祖為副端而光祖忠氣奮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陛下虛懷嘉納言無不

聽聽無不行在廷相賀以為公道之昭明太平之濟登也而今也光祖之遷外議籍籍或謂光祖以言事犯天威或謂論權倖除授未蒙施行臣以為聖明在上必無此事及見不允光祖丐祠之請益知聖主之可恃而外議之未然也昔何武之去鮑宣留之而復名孔戣之去韓愈留之而不從臣與光祖初無一日之雅今茲偶然同朝竊慕二臣為國留賢之義願陛下勿貽唐帝失賢之悔儻聖意幡然遂行其言而復光祖言職固足以大

慰中外之望若其未也亦當略行其說使近倖不至輕視陛下耳目之官朝廷益尊而光祖亦藉以可留實天下幸甚臣謹昧死以聞

著作郎兼國史編修員興宗議冗員上奏曰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稱其官民安於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則員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之相形大

小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之官闕則選之於外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愈髙則其用愈逺職業一定無有泛濫之虞三代漢唐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唐之末風俗寖流廉恥墮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聚鵝鴈塡咽滿前因資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頗甚百官泛濫有試銜

有設官有無有守有判有知聯絡輕重仕法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辟召又用以雜科流外與夫自薦鬻爵之名縱横錯雜入流如是其不清也彼以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知銓掌課一旦欲去官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為也而況隋唐拘拘不變者乎共惟國家奕葉載德太祖太宗振刷海内真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為急不以除授為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四百人

天聖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官當時猶病其冗故先儒李淑謂明道以前選士一歲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纖悉如是真為萬世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照羣臣嚴束百辟一有駑緩不職之吏投閒置散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惑而大驅吏蠹也然詮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尚冗人皆見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衆也然臣子之

義可以利國者不卹怨言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太甚願與大臣特新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略稽仲淹之節任子少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于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疎願敕封閣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略稽李淑聲實之

說可乎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難以待無窮之吏将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略行蘇軾量取之説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朝廷既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禄禄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紛雜不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内官七百員曰

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禀聖智倍萬于太宗者乎願陛下一加採擇則海内之至幸也陛下邇者已詔有司加意選事外銓吏姦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据摭小節之獘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果日月冀也興宗又議守令上奏曰臣聞古者天下之勢分寄于列侯今者天下之勢分寄于列郡古以一侯守一國今以一吏守一郡其賞罰政教施為措置皆足以繫一方之

利害外邑即古之附庸也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大小相
貫職任不淺守令其何可忽也兩漢之治惟此為急能
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即遠取之才業俱備名實相副
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為刺史刺史有能然後為郡守公
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者也郡守不輕其付至於如此
若乃縣令之進其法類是孝者廉者諸郡則舉之才者
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而後進既試而後用初用則以
為長漸用則以為令故其士民已信其人蒙其化是則

兩漢縣令之輕重亦猶太守之輕重臣嘗反復窺兩漢之冊不見其輒輕此職也嗟夫自唐中葉以降太守之職寖薄矣齊民寖受其病矣若進士者多以不根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任子者多以乘肥衣輕之餘遊宦十數年之後則亦得之將吏者多以泛泛奔走之勞十數年之後求試邉郡則又得之夫以取之之實既異于古進之之途又多於古是以若此其無别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一遇聖制此獘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

深道遠聽覽明備天下之吏舉無不矚而况守令最為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遹者凡守臣過闕廷陛下必察其辯智以驗其才問之政事以覈其實退又咨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加意牧守乃三代命侯之意兩漢不足進於陛下之前矣然臣竊觀今者州縣守令未盡仰認德意勵已脩飾此則諸路銓格之病也蓋銓司及諸路務拘一定之制凡知縣兩任例闕陛通判通判兩任例陞知州吏以資而授其官如人受雇而計其直一

有不與恐其怨咨是以昏懦不職之徒養資以苟歲月遂可因循而望州郡如此之類前後不可槩舉彼以非才得州郡於莽鹵則其治郡亦必出於莽鹵得縣道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出于苟且臣見比年治郡之吏間不得人多僕役其境内或貪送迎以自尊或徇燕遊以自適或指宣布為虚文或以苛斂為善政縣令之弊與是相等壯者則欲苟免而亟去老者則欲苞苴而綴行一邑之間簿書有不精者吏胥有不畏者徭役有不均

者鰥寡有不恤者是固先儒之患矣仰頼陛下深察此
弊逾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内知縣或有癃病老
疾之人申取朝廷指揮改差岳廟如貪贓暴虐者亦奏
聞取旨當議罷黜聖謨洋洋縣令殃民之政自此庶少
革乎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闒然不率者欲望朝
廷更加精叙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覈其實而
郡縣庶幾畢理也盖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
守可以制之郡守不才加以自用通判無如之何矣臣

愚伏望諸州通判闕陛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曽佐某州建明某事曽佐某官能去某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行義郡國之符不宜輕付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守令為事若守令有非常之績與不可掩之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小而見功多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常

以郡守之能者宜擢為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為臺郎陛下比嘗名擢能吏矣聖意廣遠自超古昔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中有繁劇縣道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故闕官也吏不敢為也伏望朝廷令四川條具繁難縣道合有幾邑幾年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一任無過乞與特轉一資如是則繁劇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不至終歳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勸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擴陛下日月

之明赫然臨於其上又因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畢治矣臣言雖若循常然細慮之治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聖人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日而不在民故也

右諫議大夫黄洽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社稷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

天其以卿為朕弼耶

陳傅良以言事去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工部郎李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

嵊縣尉謝深甫言今日人才楞中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肮髒激昂者急於披露然或隣于好夸剛介

者果于植立而或隣于太鋭静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

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官呂祖謙脩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内外不相侵

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
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
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
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
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
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
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
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闗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

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誹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

秘書丞陳居仁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奬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

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

太常博士黄鼒輸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歴邉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龎籍皆嘗經畧西事久歴邉任始除執政邉奏復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彦愽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逺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邉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

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邉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奬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

嚴州教授袁樞嘗奏言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歴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茍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

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陸游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曰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于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于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為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

夫復有沈抑之嘆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大之道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願留神省察

游又論作起士氣劄子曰臣伏讀御製蘇軾賛有曰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葢諸國故能混一之功寇凖氣吞仇敵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欵伏狄青氣懾嶺海

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彦博之勲勞唐介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盖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鬭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羣臣使之假鉞而董三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皇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幾之餘

留神於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争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吴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寖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陛下裁赦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曰臣聞國之强弱不在甲兵不在金穀獨在人才之多少項羽未嘗不强也未嘗不勝也而高祖卒取天下葢項氏之臣所

謂傑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為劉氏用無感乎項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不世出之姿當艱難之時獨運神斷思濟宏業孜孜汲汲二年于兹而成功泯然未有端緒蓋所謂人才者尚少不足以備使令耳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者取于盜賊取于夷狄取於仇讐取於姻戚苟才矣初不問其生出之本末也今兹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輒有除用幸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其人之戚黨也此

其人之子若孫也此故嘗有所負犯也此跌宕而不羈也其用武臣亦然吹毛求疵深排力沮夫如是而欲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矣欲望聖慈深詔大臣各體此意舍去拘攣收拾度外之士博取而詳察以備緩急之用人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之宣力四方陛下將無往而不獲無為而不成矣臣不勝惓惓

知宜黄州劉清之入對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

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

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才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長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六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光宗紹熙元年湖南轉運判官陳傅良薦宋文仲等狀曰臣恭覩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才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静退葢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

也頃丞萍鄉藹有民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為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計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斛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錢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為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吳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大所居闔郡宗為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

有善稱之不容口有過捄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之不恤也頃從事桂林幕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帥臣劉焞不理於口而獵誼不避罪屢訟其冤人臣如此其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為贍軍酒官助講荒政甚於飢渴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三千兩屬方捄荒之際力不辦此臣惧無以塞責獵實教臣申請減額迄蒙睿旨損三之一為惠一方獵與有力臣以為獵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郎知潭州

攸縣蔣礪素秉端亮恥為苟簡往歲江陵令茲攸縣廉惠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為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聽苟便於民雖匹夫不獲伸則身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論廣右利害有四救弊之説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怛可以施用則邇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知全州清湘縣楊炤賦受沈審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接之亂隨宜知變見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

今為縣益著吏績郡實賴之臣得其嶺外鹽筴本末一書自開寶訖於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然明白其論以政和蔡京變法實為咎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船客販迭為民擾益利東路則西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為損益兼惠兩路斯可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鹽之説十數家未有如焰之平者則邇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焰其人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衆人未識之先正以

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仲吳獵之在湖南蔣礪楊炤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牧守賔僚無不器重臣如隱默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

四年傅良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繳奏給事中黄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

吏左房書黃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錄黃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黃裳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好於黃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黃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思奉聖旨改黃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繳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来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者也今者黃裳

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為是歟抑以為非歟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也隂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為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隂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若非猜阻之君喜權任數以此為葢抹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為中傷之計今陛下寛容樂易非猜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常奏事屢言君德當與天同每蒙淵聽曲加

奬納今夫天發生則為雨露肅殺則為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霜雪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裒所言悖理傷道熒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裒所言止於為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因違忤遽有遷改今乃名為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示優假而中不無怒絶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人人自疑黄

裳雖去何以繼之强顔緘默誰無愧恥隨事正捄未知所終則此際之後將見給舍竟為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欲望睿慈少霽天威收囘成命令黄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之疑以為來者之勸

傅良又上奏曰臣昨具奏給事中黄裳緣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黄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黄一道當日繳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

本無適莫不惟闊略黃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感激隆寛何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闥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竊度或者陛下以為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考之史傳人臣暫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俄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為陛下誦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翊日語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冠於前王臣等既

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為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解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為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彦為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他官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黄門職典出納顧

不留璹自助竊為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璹給事中及入
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
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璹出特賜象
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
事形迹故程璹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為懼而敢於駁邦
彦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為嫌而敢於留璹
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為吝而深
信躋等之說用璹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

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効李藩裴垍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速降黄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躋方孟卿同托不朽曷勝榮幸

傅良又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曰臣恭覩數日以来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鬻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大小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

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子決意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軫懷勲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勲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為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

聽志行曾未有君臣之間而倉卒不審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為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自咎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機政或以内祠領使間奉朝請則為政者進退惟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觖望稟命不虔則持憲臣僚豈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痾

不痊均佚鄉郡陛下强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殰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舊恙卒於官萬里旅櫬道路惻然雖雄勲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為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睿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

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名見闕廷行采薇杕杜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以為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托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覦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今置挺弗問而

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勲臣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子仁者介在閒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孚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巳無故而予之則非常之恩在聖朝不足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令

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闞用炮烙刀刃之刑虛害阿鄭等葢嘗經法寺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略如此其他妨礙臣未暇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於以光華主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搢紳之願也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第二狀曰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御筆為係勲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輒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尚敢違忤雖然臣聞修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傒望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為勲臣子也但

方羣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凛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閫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閑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傒望者惶惑而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為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為重此事理曉然豈唯羣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恩數跼蹐不安矣臣

是以不敢隱嘿須至再三庶幾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

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厚遠繼三五儻蒙少霽

威嚴下采狂瞽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幾之間羣疑氷

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埸則便須處置上以

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

是則國家尊榮朝野欣豫雖勲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

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

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

一件連粘在前謹錄奏聞

紹熙中太學博士彭龜年乞留侍御史劉光祖以伸臺諫上疏曰臣等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僅以課試文藝苟求塞責誠不足仰稱明指日夕憂懼不知所為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儻顧出位小嫌緘默自愛揆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

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疎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為不可者偶留近倖而遽遷臺臣其於國體所繫甚大臣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意揆之古昔所未前聞劉安世劾胡宗愈至二十餘章而不以為瀆貴重大臣如文彦博因唐介一言為之亟罷而不以為横葢所以優假直臣尊安國勢其為計慮至深遠也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進端亦未必寵任如彦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

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諭矣陛下嗣登大寶始初清明隆寛盡下邁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寧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為不可而告陛下者曾幾何人平居則仰屋竊歎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以興起斯弊而敢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為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猶不止此陛下所以遷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

然攻之太亟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不知必謂其徒得君如此其專據勢如此其固附聲托影寖成驕横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如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虚受人於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近倖之意而遽進端其終亦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疎光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羣情共憂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不能黜也

以為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老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復留光祖俾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各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龜年論續降指揮之弊上疏曰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

詳於用人而略於用法故法不過制其大綱而君臣之間相與講切者唯擇人以付之而已故所用無非才而法亦恃以無敝後世徒欲以法籠絡天下左牽右制一創百補不勝其繁而用人之際鹵莽滅裂一切不問故人適足為法之蠹而紛紛改更皆非法之真敝實人敝之耳恭惟陛下聰明憲天不自克聖寛洪盡下言無不聞近日天下利害雖瑣細猥繁亦得以上達天聰然究其所言類多責詳於法而不求治於人故朝下一勅夕

更一令所謂績降者殆不勝紀錄曾不知官非其人法亦徒設姦吏舞弄出此入彼適足以亂吾法耳故臣妄謂善治天下者任法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使天下士大夫皆持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心以蒞官効職則國家之法何者非善苟有所不及亦必有以治之矣臣之區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先講所以官人之方無使資格得以容不才薦舉得以行私意移審度人情之心以審度人物變推行巳私之智以推行公道則求用之

人必無不才所居之官必稱其職雖以今日之法為天下蓋有餘矣不然臣未見徒法可以立者唯陛下留神

吏部尚書趙汝愚奏薦張漢卿元汝楫狀曰臣等備數銓曹慚無補報所得滯淹之士兩人職守所在不敢隱默竊見從事郎張漢卿初任監興國軍在城酒稅到官未久偶太守不相知督責太過漢卿不堪其辱遂和淵明歸去来辭一篇大書於印歷而歸令杜門讀書恬澹自守已十有六年又承節郎元汝楫嘗監復州酒稅課

亦登辦時郡中公使庫有煑醖酸腐太守責令酒務變賣汝楫辭曰在城拍户困於省額不聊生矣豈能認無用之酒陪無名之錢乎堅拒不受太守怒押汝楫下簽廳供責吏稍侵之汝楫曰我直彼曲何供之有遂取印歴一抹而歸令躬耕畎畆葢二十餘年矣臣等竊惟漢卿等皆一介小官能不為勢利所屈忍貧絶禄不辱其身若朝廷稍旌異之使各充其所志則異時臨事必有可觀伏望聖慈特將漢卿汝楫並與堂除差遣一次仍

令吏部取索印紙重別换給庶幾廉恥道興縉紳知勸
誠非小補
汝愚薦蜀中三縣令狀曰臣頃嵗蒙恩備員制帥竊見
西蜀四路多士如林其間學行優長俱被朝廷選用惟
諸邑知縣未聞以治績蒙擢用者竊恐無以深慰遠俗
臣伏見承議郎劉甲乃元祐名摯之曽孫幼孤能自奮
立昨知夔州雲安縣其邑素號難理惟甲寛而有制明
而不苛為政優游人自悅服既去而人思之宣教郎程

驤人物秀整嘗宰峩眉青城兩大縣而青城尤多巨族
租賦皆不以時輸送惟驤到官不用刑罰雖經累月而
杖未嘗啓封人亦無犯從事郎謝辛為人磊落有志事
功上津極邊僻遠久無人願就惟辛一聞辟命略不辭
難時有朝旨修鵲嶺關工役甚大而窮山極谷民户凋
零勢必甚擾賴辛躬行險阻委曲措辦事濟而人安之
在任三年綏撫善良鋤治强狡四境安静及辛既滿經
今累年無復一人肯就辟者右三人非惟所居政績尤

異而文學行誼亦皆可觀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四蜀官吏之勸一方幸甚

汝愚又應詔薦李信甫徐誼鄭湜王聞禮范蓀楊巽之狀曰臣伏見朝請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李信甫質實無華剛毅有守入居臺院頗著直聲出守近藩亦多美政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誼育德粹温受才膚敏方居學校時已慨然有憂世之志今把麾持節所臨有聲朝奉郎知建寧府鄭湜文為國華積有時望

建寧災寇之後人情未安自湜下車寛猛並用旬月之間吏民悦服右三人各曾任監司太守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宣教郎荆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聞禮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重厚質直有其父風臨事毅然義形於色宣教郎邛州蒲江知縣范蓀資稟粹然清約自守臣見其嘗臨利害羣議紛紜蓀獨退避不爭人服其量從政郎前汀州武平縣丞楊巽之風力敏彊有志當世蒞官則政事可紀居鄉則信義可稱右三人資歴未深

可備職事官之選若蒙朝廷擢用之後其間有不如所
舉者臣甘坐謬舉之罰
知潭州朱熹同監司薦潘燾韓越蔡咸方銓狀曰臣等
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獘葢
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
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
少繇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
留意既不敢以已見獨薦而糸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

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嚚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敏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圄屢空湖北猺寇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為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茍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来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

情利病纎悉洞究全之為郡乆費枝梧而邀廼能檢柅
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縻費商税寛減
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
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初試
吏即以能閗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彊賊應副錢糧賞
循資又因水澇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猺人之
擾咸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畧鈎致蠻獠之情
卒能使之恐懼納欵其他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制

錢不待催督每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其惠奉議郎提刑司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裕識趣髙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寛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令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賛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

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熹知漳州薦龍溪縣令翁德廣狀曰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来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為布宣德意固為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蒞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為赫赫可

喜之名而每有懇懇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為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畫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因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囚卒無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為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偽詆讕姦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

屈抑不申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為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考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為縣者皆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為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誼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

以鄉曲為嫌已照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廣去替亦以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之詳偶至脫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以為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

蔡戡奏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曰照對臣等待罪本路職任雖不同其於薦賢報國臣子之心則一部内有賢

知而不舉當得蔽賢之罪臣等不敢隱嘿竊見承議郎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學行醇篤議論正平不為矯激以盜虛名不肯詭隨以追時好其憂國愛民之心趨事赴功之意出於懇惻居官首以風化為務留意學校廣延生徒又率介冑子弟欲習兵書者肄業其中荊楚之俗明鬼病者不藥而巫死者不葬而火清之力禁止之而又斥淫昏之祠表烈女之墓抑告訐之風使民知嚮屢攝郡事邦人宜之頃任太常寺主簿以憂去官今

任埀滿其人靜重恥於自媒臣等不言終恐湮沒欲望
睿慈特賜旌擢或且試以一郡必能撫字疲民假以一
節必能澄清屬部儻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戡奏薦衡州通判宗嗣良狀曰照對諸州通判亦號按
察官郡守或闕必以次攝事如得其人則郡政賴以修
舉所補不細臣等近遵聖旨考察一路郡守臧否具名
聞奏去訖惟是通判攝行郡事顯有勞効者臣等職在
廉察其敢蔽而不言竊見通直郎權通判衡州軍州事

宗嗣良故觀文殿學士京城留守澤之孫澤以忠義著聞而嗣良天資明敏濟以勤恪自到官之初適值知州趙彦恂因言章放罷嗣良實權州事衡為湖南劇郡嗣良不以時暫權攝而懷苟且之心決遣滯訟曉夕不懈蠲除苛歛務寬民力稽察欺隱財賦自足首尾半年之間起發上供錢物應副官兵請給並無違闕而不聞秋毫之擾安撫轉運兩司委嗣良和糴米三萬餘石未嘗過糴而應期了辦其他處事多合人情一郡士民翕然

稱之近已得守臣張緯到任交割訖緯嘗知南康軍嗣良為建昌知縣累政皆以罪去而嗣良獨以治辦稱緯亦素知其能到郡之初賴以協濟兼詢訪得嗣良初任汀州長汀縣主簿郡守以廉吏薦嘗蒙中書省籍記姓名次任靜江府靈川縣令亦為漕臣所薦今觀其人稟資強敏足以辦事存心忠厚不肯擾民如蒙朝廷付以劇任必有可觀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使之展盡其才亦為能吏之勸不勝幸甚

哉又奏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曰臣猥以踈庸承乏京邑適值多事加以歉歲應辦百出惴惴然惟曠敗是憂所賴寮佐同心叶濟僅無遺闕臣嘗具奏乞將趨事赴功之人稍加旌擢激厲其餘得旨依奏臣竊見臨安府通判王補之天資敏明濟以勤恪精通法令兼曉義理臨事不苟處事適中而又行之以公持之以恕每有滯訟疑獄多委參訂必加詳審於人情法意無不曲當昨來禁中修造阜陵發引與夫舉行荒政悉以委之一皆

趨辦臣賴其裨贊為多考其治行實為一府僚屬之最
兼其人試中法科曾任大理寺丞例當得郡而乃俯就
倅貳之職其廉於進取可知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他日
或有繁難任使必能了辦儻不如言甘坐謬舉之罰
戡又奏薦胡槻万俟似狀曰照對臣等所部二十四州
去朝廷冣遠仕者不憚數千里深入瘴鄉無非為利媮
惰茍且浸以成風鮮有不溺其習者其間廉平之吏僅
或有之求其材術優異治績昭著者得二人焉臣等隱

默不言不惟獲蔽賢之罪淑慝不分亦無以示勸臣敢
冒死奏聞竊見奉議郎知邕州胡槻名臣銓之孫家學
自有源流其人性資明爽風力强敏有志事功究心職
業前任静江府通判差權貴融象三州所至輒最諸司
交薦之邕管極邊控禦溪洞彈壓盗賊最為要地管下
武緣宣化二縣羣盗淵藪豪猾巨寇根株囊槖盤固累
年吏不能制槻到官未久廣設方略遣人擒捕戮其渠
魁蕩其巢穴餘黨鼠竄境内帖然比年以来沿邊官吏

多為州洞所啗恣其侵暴不敢呵問槻正已律人無一毫與之交私示以威信蠻猺知畏姦民販鬻生口賣出外界槻力行禁止此患少息蠻人互市吏卒姦獘百出槻痛革之又能節損用度修葺城壁建樓屋千餘間除治軍器訓練士卒以備不虞勸誘州洞士人入學聽讀使知忠義職務具舉課其治效實為一道之最又朝奉大夫通判静江府万俟似故相卨之孫其材具風力不在槻下雖兩佐郡未究所長前任潭州通判師臣王藺

余端禮相繼力薦於朝會似適以憂去今任到官累月
協贊郡政非一其人明而能恕敏而加審凡定奪公事
躬覽案牘剖決是非平允詳盡合於法意當於人心委
之以事不擇劇易不避嫌怨毅然有守不可干以私動
遵繩檢恪守廉隅不為流俗所移寮吏之中未易多得
實為一府之望臣等與二人素無雅故亦非請托既知
其才不敢隱蔽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遠方官吏之
勸儻不如所言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戡又奏薦高商老周熺劉董狀曰照對臣等俱蒙誤恩臨涖劇部思欲推廣德意惟藉郡守得人凡二十四州之廣其有治績顯著者敢不相繼奏聞向者諸司嘗以知邕州胡槻為一路之最首先剡上未蒙朝廷施行續加考察復得其人不避煩瀆輒敢論薦伏見朝請郎權知象州高商老行誼著聞鄉閭才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降四轄指揮今為象臺行將兩考為政平易民

懷吏畏檢柅姦弊郡計自然有餘撫摩凋殘田野為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鼎新軍營易茆以瓦區處有方人不知役繼累政窘匱之餘而能百廢具舉稽之列城未易多得又朝散大夫知潯州周禧問學深醇操履堅正秉心靜退恬於勢利士論鄉評莫不歸重繼宰兩邑吏民至今去思逮為總所幹官分務池陽革去弊蠹號為稱職諸司亦嘗交章論薦今玆試郡清潯愷悌宜民恪意牧養流亡復業獄訟清簡人皆安之在一

路中獨無訟牒至於諸司又能持身廉介以律寮吏久例以魚税錢幾千緡充郡守月給熺皆却而不取人所難能攷其治行近古循吏又朝奉大夫知宜州劉董元祐故相摰之後動遵家法嚴正有守吏不能欺試郡西融諸司已嘗論薦宜陽控扼羣蠻最為衝要而郡計窘匱事多廢弛自董到官數月之間興滯補獘井井有條理諸猺奉賜官兵廩禄率皆按月支給無復異時逋滯之苦奉行鹽筴尤得其宜調度賴以豐裕民猺安堵不

相侵擾實為邊最臣等參酌共議得此三人不敢隱默自貽蔽賢之罪亦不敢私徇以干謬舉之罰欲望聖慈特加甄擢庶幾可為遠方牧守之勸

戡又奏薦蔣來叟狀曰臣守藩行且再朞自念初無毫分可以稱塞惟有薦賢報國之心不能自已竊見靜江府雖邈在嶠南然國家二百餘年聲教所暨風化所漸為日滋久比來文物寖盛人材間出過於疇曩往往困於僻遠無路自達終老炎荒今有卓然傑立而為郡適

在廵管之内者不敢隱嘿謹以薦聞竊見知賔州蔣来叟天姿敏明抱負瓌偉積文種學貿出輩流莅官臨民動輒可紀早中甲科繼登朝列其人材可與中州之士頡頏實為二廣人物之秀今守荒遠小郡規模施設如古循吏治行藹聞為一路最特處之末得其地用之不盡其材使之陸沈瘴鄉誠為可惜若假以内地麾節漸加擢用必有可觀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録以為遠方表勸庶使嶺外士子仰認聖主不忘遠之意後来人材

出者皆知激厲以備國家器使不爲無補臣不勝區區
至願謹錄奏聞
戡又奏薦趙時侃方信孺狀曰照對臣今月二十六日
承宰州公文準吏部符七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
内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在外令監司郡守前宰
執侍從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材三兩人限三日具奏者
臣伏覩奉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趙時侃性資閎奕吏
事精明濟之以中和飾之以儒雅初調武進縣尉已有

能稱適值歲飢盜賊旁午時侃廣布耳目多設方略尋即捕獲用賞改官及宰句容剖決民訟皆得其平經理財賦不擾而辦興利除害愛民戢吏邑人至今思之令任毗陵郡丞究心職業有志事功處心和平不尚苛刻蒞事勤恪不為苟且佐理郡政調娛為多諸司所委看定案牘平讞獄訟咸謂允當列銜論薦者至再前後舉者二十餘人其人老成詳審練達疏通凡所施為無不中節事方叢委時侃處之綽有餘裕付以一路必能澄

按所部畀以一郡必能惠養小民委之繁劇必能治辦
令已書兩考旦夕受代唯朝廷所用又承務郎知紹興
府蕭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公事方信孺材猷
雋明風力强敏文采吏事皆有可觀粤自弱歲下筆出
語固已驚人出於天資非由學力及其入仕慷慨敢為
事不辭難所治輒辦初調番禺縣尉承累政廢壞之後
創立廨宇葢造營房置辦軍器教閱弓手境内肅然番
禺新會闕令府檄攝事剗剔蠹弊百廢一新朝廷行下

勸諭納粟本府委令信孺措置到三萬餘石諸司知其才同銜奏辟知增城縣上章列薦者無慮十數今任以獲盜賞改秩知蕭山縣丞到官未幾姓名聞於朝廷選差充淮東隨軍轉運司幹官見在軍前應辦其人年壯氣盛有意功名奮厲激昂不擇劇易少加涵養必為成材內而繁難執事外而沿邊任使皆可試用此二人者臣或目擊其治行或熟知其才業舉以應詔將来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俟朝典

戢又奏薦万俟侶張忠恕狀曰照對臣等濫膺委寄刺
舉列城五嶺之西封域至廣薦賢揚善職所宜先雖在
僻遠猶當識拔況居臺府之下負出流輩之中若不公
共奏聞何以明示表勸伏見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万
俟侶好學自修不墜祖烈莅官行已皆有可觀廉介自
將公正不撓遇事明審而持心近厚材優治劇而不為
煩苛入仕已及六任前後兩丞會府所至皆有聲績自
倅靜江逾一考詳定案牘剖決精當考覈簿書姦弊洗

空吏不能欺事至立辦動遵繩檢不可干以私頃在長沙時帥臣王藺余端禮相繼力薦於朝比来諸司亦嘗剡上雖已報聞未蒙甄錄又通直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忠恕生長名門耳濡目染不學而能服勤儒素而無貴介之習妙齡秀發而有老成之風試吏之初人已夸敬逮為賔幙尤見其材運司財計至為浩繁分典南銓尤難平允加以漕臣仍年數易中間盬筴通滯為多忠恕乃能一意裨贊檢柅吏姦區處得宜事

皆修舉頃為臨安府樓店務時帥漕各舉以所知比來

漕臣亦嘗論薦前此以其方始到官故諸司未敢列薦

臣等竊詳二人雖中州僚佐之盛恐亦未易多得而使

之淹回遠方實所共惜敢望聖慈特加擢用庶使臣子

歆羨知嶺海之間無異畿甸有善必錄無遠不聞人皆

樂於遊宦以興起事功實一路幸甚

戡又乞選擇監司上奏曰臣聞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

司不才取班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勾去以次更

易當弼曰公是一筆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韓琦當國用監司或非其人者崔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夫監司者號為外臺耳目之寄其權任亦重矣苟得其人百姓知所畏苟非其人一路受其害可不遴選耶國初始置轉運使淳化中遣官提點諸路刑獄天聖中置轉運判官熙寧中置提舉常平其後

又有提點坑冶茶馬市舶俱號監司一路之間多至五六人使有風節才力者為之一二人足矣何以多為如其不然重為民害凡除一監司縣以中數歲費三萬緡公帑萬緡迎送萬緡俸給五千緡兵卒券食五千緡賢者居之所費止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錢者有之抑賣公庫酒者有之科買土產物者有之巡歷之餽遺宴設吏卒之取乞批支蓋非一端州縣之擾可知也而又遷易不常費用不貲且以湖北漕言之淳熙三年

迨今五六年間凡送迎三十餘次如此漕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乎以臣愚見不若省其員而擇其人夫畿甸之内寖爲浩穰向来獨員亦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産鹽之地置提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矣茶馬坑冶職兼數路遣使可也閩廣市舶職務至簡似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易於擇人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至之效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

大臣應諸路漕臣止除一員江湖提舉茶鹽閩廣提舉市舶議所以省併之然後遴選有風力資望者分使諸路監司得其人必能激濁揚清而守令稱職守令得其人必能奉法循理而田里安業為治之要莫先於此取進止

醴泉觀使周必大奏論任官疏曰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久任為先鯀堙洪水汩陳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易置暨舜亦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

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粤自漢唐以迄於今論者孰不以是為急務固無待於縷述只如本朝文彦博年過九十更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為大獘其尤可慮者川廣小郡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徃徃别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

一年近或半歲犇走道路廢其閑習平時既已傷財緩急又將誤事若皆任滿猶且庶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如此何以堪之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千里之外者別為區處或就所過州郡隨其川陸應副舟車逐節交替所費度不甚多其本處迎送止以鄰境為斷一則大省借請二則不妨備禦然須所過州郡體國奉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願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久可行免至輕於出令

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或令因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無以加矣

監察御史虞儔輪對劄子曰臣聞邦本之安危常係乎民情之舒慘民情之舒慘常係乎守令之賢否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唐張九齡曰元元之衆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蓋擇守令以結民心以固邦本聖哲之格言帝王之先務也臣竊見今之州縣若守若令莫不以財賦為先未嘗以民事為意其農桑之勸不勸差役之

均不均戸口之安不安獄訟之理不理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藐焉不加憂喜於其間至若催科一事則急於星火上供有常額則以出剩為能省限有定期則以先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準租也則對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税也則展取奇零不求羡餘之獻則為乾没之謀搥肌剥髓十室九空民財既殫民心亦怨萬一水旱繼作年穀不登飢寒迫於其身不去而為盜賊者鮮矣善乎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

聖人之法度是以秦之末年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葢怨疾之久矣唐至僖懿以後奢侈日甚賦歛愈急連年水旱百姓流殍盜賊並起尤憎官吏得者無不殺之亦若秦而已矣夫張官置吏而使民疾之如讎則其為國不亦危乎易曰履霜堅冰至是豈可不為寒心哉我本朝有天下二百餘年所恃以為萬世不拔之基者人心而已臣願陛下躬行節儉減省冗費不專以區區財賦為急明詔大臣精擇守令且以惠養斯民為先俾之以

課勸農桑平均差役安集戶口理斷獄訟蓋農桑既勸則民有餘財差役既均則民有餘力戶口既安則民無流移獄訟既理則民無寃抑雖有天災不能使之困雖有姦民不能使之亂人心既固邦本永寧矣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儔又輪對劄子曰臣聞為君之道不過用人聽言之二端而已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非也聽忠言而以讒言沮之亦非也夫薰蕕不同器鸞鴞不並栖君子必惡小

人小人必害君子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勝君子自古至今勢不兩立君子在内小人必在外小人在内君子必在外内外之分否泰係焉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則難受逆耳則難從小人善窺人主之意務為迎合君子則據正論事而不肯詭隨雖上之人公聽並觀然乆之不能無惑雖灼知其為姦邪然未有能決去之者況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乎昔漢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張猛劉向與夫恭顯許史之徒雜

然並立於朝是非相攻好惡相激元帝初心固亦洞然
卒也望之引決於私室張猛自殺於公車劉向擯斥不
得進用其紀綱日以紊權柄日以移國祚日以衰無足
怪者雖能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
府員罷甘泉宮衛齊三服官節用愛民益小善無益也
然則為君之道豈不在用人聽言之間乎昔子夏有言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陛下聰明如舜勇知如湯真與

世而同符者有如漢元帝之事亦不可不鑒雖然小人之情偽常以疑似而亂真惟無心於上者乃克有所見權衡無心於輕重故錙銖莫欺水鑒無心於妍醜故毫釐罔遯人主茍能無心以御羣臣是非邪正一付之衆議衆議所是我則與之衆議所非我則去之彼惡得而欺我哉夫合衆人之視然後為公視合衆人之聽然後為公聽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衆之所在雖天不廢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起居郎劉光祖乞留侍講朱熹劄子曰臣孤遠之迹幸得依日月之末光侍立螭坳勸講經幄至親至近凡有所懷敢不輸瀝血誠上干天聽臣十九日直前面對奏陳本職之外因言朱熹前後論事望且略與施行庶幾其人久在經筵補助聖德臣之愚慮葢恐朱熹自見有言不行決至求去召之難而去之易四方視此為國重輕所以乞陛下采擇其言略行一二良以此故也臣嘗時只慮熹從此因不合而求去使人得以窺議國家不

圖是日陛下不知積因何事大不樂熹批出與之宫觀熹自求去臣猶恐虧損事體令陛下乃自去之其所傷抑已多矣然必有其故而臣等不知不然陛下何用之急而去之遽宰臣之言轉力陛下之怒轉深也哉趙汝愚本為愛護君徳存全國體見此御筆密不使人知之雖其同列亦不以告意謂天意終回然後徐令熹從容自請遂其難進之素志而陛下未察以為助熹而不行人主之命令中批徑達熹所觀此則聖怒之深固可知

矣自昔英雄之主怒及忠賢如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方其怒也如雷霆之震而不測及其悔也如日月之食而復明臣請為陛下陳之武帝方招徠文學儒者謟策之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及莊助為黯請告武帝則曰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前以為愚戇而後則以為社稷之臣武帝豈終怒黯哉太

宗於魏徵言無不從徵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一日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曰誰也太宗曰魏徵數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夫太宗之於徵方盛怒而欲殺聞后言之善則悅而從之太宗豈終怒徵哉漢唐之英主無終朝之怒此猶以義理而矯其天資者也本朝仁宗皇帝仁厚之主也亦嘗有所不堪而怒尋復悔之唐介之事

是也介彈文彥博仁宗怒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是何言也介面質彥博其爭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别駕明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别駕仍從介言罷彥博政事其後召介復用為御史大夫仁宗暫怒而即悔不惟無恨介之心又使之再在言路真所謂

聖度如天非漢唐二君所能及也今陛下之怒熹無乃類於是乎臣安知在内無莊助之請長孫后之賀而臣實居蔡襄之任敢不以仁廟事陛下乎雖然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職専勸講葢陛下之所尊禮又非黯徵介三臣之比也三臣以直諫逢怒而熹以古道獲疎則儒者果無益於人之國如此乎且熹為人陛下在潛邸夂知其姓名以壽皇之英明嘗欲用之而卒不及用以太上之寛厚又欲用之而竟不能致者葢小人望風而

嚴憚之有素此熹所以在外則負四海之望在朝則無一日之安也然陛下即位之始首召熹而寘之於侍從者何哉陛下初膺大寶以危惕為心招來耆儒而崇奬之用慰遠近之望此陛下初政之最善者也而熹本不可屈老乃更變深存宗社之念夫是以翻然一来臣素不識熹每與相見但勉令少安不可遽爾求去以副主上嗜學渴賢之意趙汝愚亦嘗令臣勉熹切未須深切言事第磨以歲月涵養聖心俟既浹洽不患不言聽而

諫從恐多强人主以所難行久必生厭厭而請去則頓乖始謀轉使朝廷難於處置也熹比往來已是與人曲折聞臣此言自謂酌量可否亦欲遲久有補聖明獨不知曾向陛下言及何人說及何事忽觸天威至於即日罷遣臣料必不因十九日經筵留身所奏之一事而陛下遂赫然去之也熹久有重望又在經幄不同他官進之退之皆當有禮故大臣重惜事體不即施行秘而不言仰兾密回天意而方逢宸怒未軫聖思踧踖彷徨對

人絶無顔面且陛下亦嘗念之乎使太上前者因廷臣盡言而舉逐之則方人心欲變之際祖宗社稷誰與扶持陛下歷數誰其翊戴今羣賢幸集而一旦無故先去首名首用之大老使人解體而離心臣兩日如醉如迷不謂聖君忽有此失只如臣往年以執憲殿中極論吳端趦還給諫失職既蒙宣諭執奏如初違忤太上之意奪臣言職然猶俟臣三請祠而後許臣去國今陛下既曰憫焉耆艾又何恩意之蔑如也且古之君子進人以

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陛下之於熹無乃加膝墜淵之謂乎夫天道乃人事也前日不測之風雷即兆陛下時出不測之號令有如此也熹麋鹿之性惟恐不入山林臣等姑羈縻之而陛下乃解而縱之是使熹得遂初欲而陛下自乖始圖陛下得無末之或思也歟臣叨荷寵榮不忍嘿嘿伏望聖慈覽臣此章釋然悔悟以示遠近以安羣聽昔帝堯捨已從人而成湯改過不吝無使前日尊儒重道之

心一變而為惡直疎賢之舉臣非助熹者也乃真助陛
下者也惟陛下財幸
侍講朱熹以言事去監登聞鼓院游仲鴻上疏曰陛下
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
之不以禮諫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
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
聰明者也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殿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

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雠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寸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七